拍案驚奇

通閨闥堅心燈火　鬧囹圄捷報旗鈴

世間何物是良圖　惟有科名然急符

試看人情翻手變　窗前可不下功夫

詩云

話說自漢以前，人才只是舉薦徵辟，故遺賢良方正、茂材異等之名。其高尚不出，又有不求聞達之科。所以野無遺賢，人無廢才，天下盡得其用。自唐宋以來，以重科名，雖是別途進身，儘能致位權要，却是惟以此為華美，往往有只為不得一第，情願老死京華的。到我　國朝初時，三途並用，多有名公大臣不繇科

甲出身一般也替朝廷幹功立業青史標名不朽那
見得只是進士纔做得事直到遐來把這件事越重
了不是科甲的人不得當權當權所居的不是科甲
的人不與他好衙門好地方多是一帆布難惡了此
下出身的就不是異途也必攢个嫌懸所在打發他
不上幾時就匆匆了總是不把這幾項人看得在心
上所以別項人內便儘有英俊豪傑在裏頭也無處
展布曉得没甚長進應應要做好官也淡幹都是那
志氣灰了怎能勾有做得出頭的及至是个進士出
身便貪如柳蹠酷如周興來俊臣公道說不去没

奈何考察壞了、或是參論壞了、畢竟替他留些根芟、
道、是百足之蟲、至死不殭、跌蹼不多時、轉眼就高官
大祿、仍舊貴顯、豈似科貢的人、一勾了帳、只爲世道
如此、重他所以一登科第、便像升天、却又一件好笑、
就是科第的人、總是那窮酸秀才做的、並無第二樣
人做得、及至肉眼愚眉、見了窮酸秀才、誰肯把眼稍
來帶顧他、還有一等豪富親眷、放出倚富欺貧的手
段、做盡了惡薄腔子、待他、到得忽一日、掛上有名、報
將轉來、呵脬捧卵、偏是平日做腔欺負的、頭名就是
他、上前出力、眞个世間惟有這件事、賤的可以立貴、

貧的可以立富、難分難解的冤仇可以立消、極險極危的道路可以立平、遮莫做了没脊梁惹羞耻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蓋了。說話的、怎見得便如此、看官你不信、且先聽在下說一件勢利好笑的事、蘇州有个舉子叫做趙琮、累隨計吏赴南宫春試、屢次不第、他的妻父是个鍾陵大將、趙琮貧窮、只得靠着妻父度日、那妻家武職官員、宗族與那、見趙琮是个多年不利市的寒酸秀才、没一个不輕薄他、妻父妻母看見别人不放他在心上、也自覺得没趣、道女婿不爭氣没長進、雖然是自家骨肉、未免一科厭一科弄

做个老厭物了况且有心嫌鄙了他越看越覺得寒酸不足敬重起來只是不好打發得他開去心中好些不耐煩趙琮夫妻兩个不曾說着了別人許多眉高眼低只是父母身邊也受多少兩般三様的怠慢没奈何爭氣不來只得怨命忍耐一日趙琮又到長安赴試去了家裡撞着迎春日子值中高會百戲施呈府縣各爲春設傾城士女没一个不出來看大戸人家搭了棚厰設了酒席在内邀請親戚共看大將閫門多到棚上去女眷們各各盛妝鬬富惟有趙娘子衣衫襤褸雖是自心裡覺得不入隊却是大家多

人情可想乃爾

去又不妨獨自一人推辭不去得只得含羞忍耻隨衆人之後一同上棚衆女眷們惱嫌他粧飾鄙陋恐怕一同坐着外觀不雅將一个帷屏遮着他叫他獨坐在一處不與他同席他是受惱嫌慣的也自揣巳、只得憑人主張默默坐聽了正在擺設慘傷時節忽然一个吏典走到大將面前說道觀察相公特請將軍並營寨諸大將喫酒、舊道此與民同樂之時、料無政務相關緣何觀察相公見召莫非有甚不測事體、心中好生害怕、捏着兩把汗、到得觀察相公廳前只見觀察手持一卷書笑容可掬當廳問道有一个

此時且掇轉頭也

趙琮是公子壻否、大將答道、正是、觀察道、恭喜恭喜、適纔京中探馬來報、令壻已及第了、大將還謙遜道、恐怕未能有此地步、觀察即將手中所持之書、遞與大將道、此是京中來的金榜、令壻名在其上、請公自拿去看、大將雙手接著、一眼瞟去、趙琮名字朗朗在上、不覺驚喜謝別了觀察、急急走回、遠望見棚內家人多在那裏駭目看外邊、人樂着樣、對着家人大呼道、趙郎及第了、趙郎及第了、衆人聽見、大家都喫一驚、掇轉頭來看那趙娘子時、兀自寂寂寞寞、沒些意思、在帷屏外坐在那裏、卻是早𠰥裡已聽見了、心下

暗暗地叫道慚愧、誰知他也有這日。衆親眷。忽把推屏。撇開。到他跟前稱喜道、而今就是夫人縣君了、一齊奉承他去、同席趙娘子回言道、衣衫藍縷、玷辱諸親、不要求說、只是自坐了看看罷、衆人見他說嘔氣的話、一一認不安、一个个賠陪笑臉道、大人說那里話、就有無數替把帶來衣冠的、換衣服拿出來與他穿。下、一个老頭、个个争先、也有除下簪的、也有除下釵的、也有除下花鈿的、耳環的、霎時間、把一个趙娘子、打扮的花一團錦一簇、還恐怕他不喜歡、是日那里、還有心想看春會、只个个觀嘆道、娘子看他低頭瞅

後罷了、本是一个冷落的貨只爲丈夫及第一時一霎更變起來人、也原是這个人、親也原是這些親世情冷煖至于如此在下爲何說這个做了引頭共因有一个人爲些風情事做了出來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忽然登第不但免了罪過反得團圓了夫妻正應着在下先前所言做了沒脊恥悲羞恥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蓋了的說話有什無試聽着有詩爲證

同年同學　同林宿鳥　好事多磨
受人顛倒　欲情敗露　也非難了
一紙提書　真同月老

這个故事、在宋朝端平年間、浙東有一个飽學秀才、姓張、字忠父、是衣冠宦族、只是家道不足、靠着人家聘出去、處館做書記、館穀爲生、鄰居有个羅仁卿、是崛起白屋人家、家事儘富厚、兩家同日生產、張家得了个男子、名幼謙、羅家得了个女兒、名惜惜、多長成了、張家有个書館、羅家把女兒寄在學堂中讀書、傍人見他兩个年貌相當、戲道、同日生的、合該做夫妻、他兩个多是娃子家心性、見人如此說、便信殺道是真、私下密自相認、又各寫了一張紙約詞誓、必同心到老、兩家父母多不知道的、同學堂了四五

年各有十四歲了情竇漸漸有些開了見人說做夫妻的要做那些事便兩個合了件商議道我們既是夫妻也學着他每做做兩个你歡我愛亦且不曉得些利害有甚麼不肯書房前有株石榴樹樹邊有一隻石凳羅惜惜就坐在凳上身靠着樹張幼謙早把他掬來蹲把就摟抱了弄將起來兩个小小年紀未知甚麼大趣味只是兩个心裏歡喜作做耍咲以後見弄得有些好處就日日做番把不肯住手了冬間先生散了館惜惜回家去過了年明年惜惜已是十五歲父母道他年紀長成不好到別人家去讀書不

教他求了幼謙、屢屢到羅家門首探望、指望撞見惜惜。那羅家是个富家、閨院深邃、怎得輕易出來。惜惜有一个丫鬟、名與蜚英、常到書房中伏侍惜惜、相伴往返的。今惜惜不來讀書、連蜚英也不來了、只爲早晨採花去與惜惜插戴、方得出門。到了冬日、幼謙思想惜惜不置、做成新詞兩首、要蜚英來時、遞去與惜惜。詞名一剪梅、詞云、

同年同日又同窓、不似鸞凰、誰似鸞凰。石榴樹下事匆忙、驚散鴛鴦、折散鴛鴦。

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不思量。朝朝

暮暮只燒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

寫詞已罷、等那蜚英不來、又做詩一首、詩云、

昔人一別恨悠悠、猶把梅花寄隴頭、
咫尺花開君不見、有人獨自對花愁、

詩畢、恰好蜚英到書房裡來、探梅花、幼謙折了一枝梅花、同二詞一詩、與他去、又密囑蜚英道、此花正盛開、你可托折花為名、討个回信來、蜚英應諾、帶了去、與惜惜看了、惜惜只是偷垂淚眼、欲待依韻答他、因是年底、匆匆不曾做得、竟無回信、到得開年、越州太守請幼謙的父親忠父去做記室、忠父就帶了幼

謙去自教他去了兩年方得歸家惜惜知道了因是兩年前不曾答得幼謙的信、密遣蜚英持一小箧子來贈他、幼謙收了、開箧來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一粒、幼謙曉得是惜惜藏着詑謎、錢取團圓之象、相思子自不必說、心下人喜、對蜚英道、多謝小娘子好情記念、何處再會得一會便好、蜚英道、姐姐又不出來、官人又進去不得、如何得會、只好傳消遞息罷了、幼謙復作詩一首、與蜚英拿去做回柬、詩云

一朝不見似三秋、真个三秋愁不愁、
金錢難買尊前笑、一粒相思死不休、

蜚英去後幼謙將金錢繫在着肉的汗衫帶子上想着惜惜特節便解下來跌卦問卜又嘗要子被他媽媽看見了問幼謙道何處來此金錢自幼不曾見你有的幼謙回母親道娘面前不敢隱情實是與孩兒同學堂讀書的羅氏女近日所送張媽媽心中已解其意思道兒子年已弱冠正是成婚之期他與羅氏女幼年同學至今寄着物件往來必是他兩情相愛兒且羅氏女在我家中看他德容俱備何不央人去求他爲子婦可不兩全其美隔壁有个黃花楊老媽久慣做媒在張羅兩家多走動張媽媽就接他到

家來把此事對他說道、家裡貧寒、本不敢攀他富室、但羅氏小娘子自幼在我家、與小官人同窗、況且是同日生的、或者為有這些緣分、不奇肯成就也不見得、楊老媽道、窮人怎如此說、它上雖然論些到底是官宦人家、羅宅眼下富盛、却是个暴發、兩邊扯來湖着窮人宅上些些、待老媳婦去說就是、張家說道有新、楊媽媽受曲曲个媒人、私下可囑楊媽、再三說話、投遞見惜惜小娘子時、千萬致意、楊老媽多領諾去了、一徑到羅家來、羅仁卿同媽媽問楊老媽、老媽道、將來與小娘子作伐、仁卿道是那

好戲

務兒要果如此

一家楊老媽道說起來這小娘子吉帖都不消求那小官人就是同年月日的仁卿道這等說起來就是張忠父家了楊老媽道正是正是好个小官人仁卿道他世代儒家門第也好只是家道艱難靠着終年出去處館道日有甚麼大長進處楊老媽道小官人聽後非凡必有好日仁卿道而今時勢人家只論見前後來的事那个包得小官人看來是好的但功名須有命如知道怎麼若他要來求我家女兒除非會及第做官便與他了楊老媽道依老媳婦看起來只怕這个小官人這日子也有仁卿道果有這日子我家

況不失信。羅媽媽也是一般說話。楊老媽道。這等老媳婦且把這話回覆張老。無人教他小官人用心讀書。巴出身則个。羅媽媽道。正是。正是。楊老媽道。老媳婦也到小娘子房裏去走走。羅媽媽道。正好在小女房裏坐坐吃茶去。楊老媽原在他家走熟的。不消引路。一直到惜惜房裏來。惜惜請楊老媽坐了。叫蜚英看茶。就問道。媽媽何來。楊老媽為隔壁張家小官人。求小娘子說事而來。小官人多多拜上小娘子。說道。自小同窗。多時不見。無刻不想。今特央老身來到老員外老安人處做媒。要小娘子怎生從中自做个主。

是必要成惜惜道這个事須憑爹媽做主我女兒家心開得口不知方纔爹媽說話何如楊老媽道方纔老員外與安人的意思嫌張家家事滑泊些說道除非張小官人中了科名纔許他惜惜道張家哥哥道个日子倒有只怕爹媽性急等不得來了他信既有此話有煩媽媽上覆他叫他早自掙挫我自一心一意守他這日罷了惜惜要楊老媽替他傳語密地取兩个金指環送他道此後有甚說話媽媽悄悄替他傳與我知道當有厚謝不要在爹媽面前說了看官你道這些老媽家是馬泊六的領袖有甚麼解不出

的意思曉得兩邊說話多有情就做不成辦還好私下齊合他兩個賺主大錢又且見了兩个金指環一面雖下吹來道小娘子儿有所托只在老身身上不悞你事出了羅家門再到張家來回覆把這些說話一一與張媽媽說了張幼謙聽得便冷笑道登科及第是男子漢分內事何只為難這老婆擬取是我的了楊老媽道他家小娘子也說道官人早覺有這日只怕爹娘等不得或有變卦他心裡只守著你教你自要奮發張媽媽對兒子道這是好說話不可負了他楊老媽又私下對幼謙道羅家小娘子好生有情

[illegible]

於官人臨動身又分付老身道下次有說話悄地替他傳傳遞我兩个金指環這个小娘子實是賢慧紉謙道他日有話相煩是必不要推辭則个老媽道當得當得當下別了去明年張忠父在越州打發人歸家說要同越州太守到京候差恐怕紉謙在家失學接了同去紉謙只得又去了不想却說羅仁卿主意嫌張家貧窮原不要許他的這句做官方許的說話是句沒頭腦的話做官是期不得的女兒年紀一年大似一年萬一如姜太公八十歲纔遇文王那女兒不等做老婆婆了又見張家只是這山料不成事

他那里曉女兒心上的事其時同里有个巨富之家姓辛兒子也是十八歲了聞得羅家女子才色雙全央媒求娶羅仁卿見他家富盛心裏喜歡又且張家只來口說得一番不曾受他一絲不爲失約那里還把來放在心上一口許下了辛家擇日行聘惜惜聞知這消息只叫得苦又不好對爹娘說得出心事暗暗銷魂獨下對蜚英這丫頭道我與張官人同月同窗甚不說是天生一對我兩个自小情如姊妹誼等夫妻今日却叫我嫁着別个這怎使得不如早尋个死路倒得乾淨只是不曾會得張官人一面放心不

牛情、常情

不且、于證者

下翡英道前日張官人也問我要會姐姐我說沒个
討較只得罷了而今張官人不在家就是在牆也不
便相會惜惜道我到想上一計可以相會只等他來
了便好你可時常到外邊去打聽打聽翡英謹記在
心且說張幼謙京中回來得又是一年聞得羅惜惜
已受了辛家之聘不見惜惜有甚麼推托不肯的事
幼謙大恨道他父母見怪不得難道惜惜就如此順
從並無說話一氣一个死提起筆來做詞一首詞名
長相思云
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尚新

過一春又一春不觧金釵變作銀如何忘却人

寫畢了放在袖中急急走到楊老媽家裡來楊老媽接進了問道官人有何事見過。劉謙道媽媽曉得羅家小娘子已許了人家麼楊老媽道也見說却不是我做媒的好个小娘子好生注意官人可惜錯過了劉謙道我不怪他父母倒怪那小娘子如何憑父母許別人不則一聲楊老媽道叫他女孩兒家怎好說得他必定有个主意不要錯怪了人劉謙道為此要媽媽去通他一聲我有首小詞問他口氣的煩媽媽

與我帶一帶去袖中摸出詞來并越州太守所送贐禮一兩轉送與楊老媽做脚步錢楊老媽見了銀子如蒼蠅見血有甚不肯做欣然領命去了把賣花爲繇竟到羅家走進惜惜房中來惜惜接著問道一向不見媽媽來走走楊老媽道一向無事不敢上門今張官人回來了有話轉達故此走來惜惜見說幼謙回了道我正叫蜚英打聽不知他已回來楊老媽道他見說小娘子許了辛家好生不快活有封書托我送來小娘子看袖中摸出書來遞與惜惜惜惜嘆口氣接了拆開從頭至尾一看却是一首詞落下淚

寫个忠 李山

來道、他錯怪、了我、也錫老媽道、老身不識字、書上不知怎麽說、借書道他道我忘了他、豈知受聽、多是我爺媽的意思、怎麽得我來、錫老媽道、小娘子你。而今怎麽這、付。他。惜惜道、媽媽、你肯替張郎遞信、必定受張郎之托、我有句真心話、對你說不妨麽、老媽道、去年受了小娘子尊賜、至今絲毫不曾出得力、又且張官人相托、隨你分付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儘着老性命做得的、只管做去、決不敢沒漸半句話的、惜惜道、多感媽媽盛心、先要你去對張郎、說、明、白、我、的、心事、我只爲未曾面會得張郎、所以含愁至今、若得

從中混說話肖要字添旨

張郎當面一會我就情願同張郎死在一處決不嫁與別人偷生在世間的老媽道你心非我好替你去說得只是要會他却不能勾你家院宇深密張官人又不會飛我衣袖裡又袋他不下如何弄得他來相會惜惜道我有一計儘可使張郎來得只求媽媽周全十分穩便老媽道老身方纔說過了但憑使喚只要早定妙計老身無不盡心惜惜道奴家臥房在這閣兒上是我家中落末一層與前面隔絕閣下有一門通後邊一个小圃圃內有個短墻墻外便是荒地通着外邊的了墻內有四五株大山茶花樹可以上

得墻去的須媽媽相約張郎在墻外等到夜來我教丫頭打從樹枝上登墻將个竹梯掛在墻外來張郎從梯上上墻也從山茶樹上下地可以徑到我房中閣上了媽媽可憐我兩人情重如山替奴家備細傳與張郎則个走到房裏摸出一錠銀子來約有四五兩遞望楊老媽袖中就塞道與媽媽買些點心喫楊老媽假意道未有功勞怎麼當這樣重賞只一件若是不受又恐怕小娘子反要疑心張太過路只得斗膽收了謝別了惜惜出來一步一十走來對張幼謙說了幼謙得了這个消息巴不得立時間天

果將下來張羅兩家相去原不甚遠約諒日間先去把墻外路數看看望進墻去果然門瓦枝山茶花樹透出墻外來約諒認定了晚上只在這墻邊等候等了多時並不見墻裡有些些聲響不要說甚麼竹梯不竹梯等到後半夜街鼓將動方纔悶悶回來了到第二晚第三晚又復如此自守了三个深夜並無動靜想道難道耍我不成還是相約裡頭有甚麼說話參差了不然或是女孩兒家貪睡忘記了不知我外邊人守候之苦不免再央楊老媽去問个明白又題一詩于紙云

山茶花樹隔東風　何啻雲山萬萬重
銷金帳煖貪春夢　人在月明風露中

寫完走到楊老媽家、央他遞去、就問失約之故、元來羅家爲惜惜能事、一應家務俱托他所管、那日央楊老媽約了幼謙、不想有个姨娘到來、要他支陪、自不必說、晚間遂他房裡同宿、一些手腳做不得、等得這日纔去、楊老媽恰好走來、遞他這詩、惜惜看了道、張郎又錯怪了奴也、對楊老媽道、奴家因有姨娘在此房中宿、三夜不曾合眼、無半點空隙機會、非奴家失約、今姨娘已去、今夜點燈後、叫他來、決不悮期、

羊佛來姨娘前世冤家也

只在此

了傷老媽得了消息走來回覆張幼謙說三日不得機會說話，准期在今夜點燭後了。幼謙等到其時，踱到牆外去看，果然有一條竹梯倚在牆邊。幼謙喜不自禁，躡了梯子，一步一步走上去，到得牆頭上，只見山茶樹上有个黑影，喫了一驚，却是蜚英在此等候。兩下一樣大家心照了，攜着撫摩多時了，下去。蜚英引他到閣底下，悄悄也在了，就一同攜了手，登閣上來。燈下一看，俱覺長成，共各別了。大家歡嘆齊聲道：也有這日相會也。也不顧蜚英在面前，大家摟抱定了。蜚英會意，移燈到閣外來了。於時月光入室，兩

倚梯好叢樹

好个凑趣丫頭

人厮偎厮抱、竟到臥床上雲雨起來、

一別四年、相逢半霎、回想匆時滋味、渾如夢境、歡娛當時小陣爭鋒、今日全軍對壘、含苞微破、大創元有餘紅、玉莖頭雄、驟當不無半怯、只因

爲我心中愛惜、卻参娘眼後身、

雲雨既散、各訴衷曲、匆匆說道、我與你歡樂、只是暫時、他日終須嫁別人、愛用惜惜道、哥哥元自不知奴心事、奴自受聘之後、常拚一死、只爲未到得嫁期、且貪圖與哥哥落得歡會、若他日再把此身作別人犬豕不如矣、直到臨時便見、兩人唧唧噥噥講了一夜的

話將到天明，惜惜叫幼謙起來穿衣出去。幼謙問[illegible]：「閒來如何？」惜惜道：「我家中時常有事，未必夜夜方便。我把個暗號為你：我閣之西僂儔外遠望可見。此後樓上若點起三個燈來，便將竹梯來度你進來。若望來只是一盞燈，就是來不得的了，不可在外邊癡等，似前番的樣子，枉喫了辛苦。」如此約定而別。幼謙仍舊上山茶樹，躡竹梯而下。隨後惜惜就登牆抽了竹梯起來。真個神鬼不覺。以後幼謙只去遠望，但是樓西點了三個燈，就步至牆外來，只見竹梯早已安下了，即便進去歡會。如此每每四五夜連宵行樂。若遇着

此樣人是宛究到底不得其方

不便不過隔得夜把見徐來一月有多正在快暢之際、真是好事多磨、有个湖州大帥慕張忠父之名、禮聘他為書記、忠父辭了越州太守的館、回家收拾去赴約、就要帶了幼謙到彼鄉試、幼謙得了這个消息、心中捨不得惜惜、惜惜若是煩惱、却遣拘不得、只得將情告知惜惜、惜惜就與哭別、惜惜拿出好些金帛來、贈他做盤纏、哭對他道、若是幸得未嫁、還好等你歸來再會、倘若你未歸之前、有了日子、逼我嫁人、我只是死在閣前井中、與你再結來世姻緣、今世無及、只當永別、說、哽哽咽咽、兩个哭了半夜、雖是交歡、終帶慘悽、不

得如常盡興歸涮惜惜執了幼謙的手叮嚀道、你多
忘恩、情覷个空便只是早歸來得一日也是好的、幼
謙道此、不必分付我若不爲鄉試、定尋个別話、推着
不忘了、今却有此便、須推不得、豈是我的心、願歸得
便歸。早見得你一日也是快活相抱着多時、不忍分
開、各含眼淚而別、幼謙自隨父親到湖北去、一路上
觸景傷心、自不必說、到了那邊、正值試期、幼謙癡心。
自想若奈得[illegible]名、或者親事還可挽回得轉、也未可
料儀着平生才學、做了文賦、出場來、就對父親說道、
掉母親家裡不下、算計要回家、忠父道、怎不看了榜

奴母恐未必懷哭如此

去幼謙道搊㑥不中有何顏面、况且母親家裡孤寂、早晚懸望、此處離家須是路遠、比不得越州時節信息常通的、敝見的怎放心得下、那功名是外事、有分無分、已前定了、有那話何用、纏了幾日、忠父方纔允了、放回家來、不則一日、到了家裡、元來辛家已擇定是年冬裡的日子、來娶羅惜惜了、惜惜心裡着急、日望幼謙到家、真是眼脂穿了、時時叫蜚英尋了頭蹤、到幼謙家裡打聽、此日蜚英打聽得幼謙已回、忙來對惜惜說了、惜惜道、你快去約了他、今夜必要相會、原仍前番的法兒進來就是、又寫一首詞封好

了一同拿去與他看、蜚英領命、走到張家門首正撞見了張幼謙、幼謙道好了好了、我正走出來要央楊老媽來通信、恰好你來了、蜚英道我家姐姐盼官人不來時常啼哭、日日叫我打聽、今得知官人到了、登時遣我來約官人、今夜照舊從梯上進來相會、有一个柬帖在此、幼謙拆開來、是一首卜算子詞、詞云

幸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一日相思十二時、直是情難捨、捨本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个人、相見黃泉下、

幼謙讀罷詞、向他說曉得了、蜚英自去、幼謙把詞來

珍藏過了到得晚間遠望樓所已有三燈明亮急急走去墻外看竹梯也在了進去見了惜惜惜惜如獲珍寶雙手抱了口裏埋怨道虧你下得直到這時節纏綿來而今已定下日子了我與你就是無夜不會也只得兩月多有限的了當與你極盡歡娛而死無所遺恨你少年才俊前程未可量奴不敢把世俗兒女態强你同死但日後對了新人切勿忘我說罷大哭幼謙也哭道死則與死怎說這話我一從別去那日不想你所以試期不等揭曉就回只爲不好違拗得父親故遲了幾日我認个不是罷了不要怪我繁

寄新詞我當依韻和一首以見我的心事耶[illegible]惜惜的紙筆寫道

去時不由人、歸怎由人也、羅帶同心結到成。底事教拚捨、心是十分真情沒些兒假若道歸遲打掉篦甘受三千下。

惜惜看了詞中之意曉得他是出於無奈、也不怨他同到羅幃之中、極其繾綣、俗語道新婚不如遠歸、況且曉得會期有數、又是一刻千金之價你貪我愛、儘着心性做事、不顧死活、如是半月幼謙有些膽怯了、對惜惜道我此番無夜不來、你又早睡晚起、覺得忒

既丈拚何彼早

膽大了些萬一有些風聲被人知覺怎麼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拚是死的亂儋着快活就敗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麼果然惜惜忒放潑了些羅媽媽見他日間做事有氣無力長打呵欠又有時早晨起來眼睛紅腫的心裡就疑起來道這丫頭有些改常了莫不做下甚勾當來就留了心到人靜後悄悄到女兒房前窓縫邊聽只聽得女兒在閣上低低微微與人說話羅媽媽道可不作怪這早晚難道還與甚英這丫頭講甚麼話不成就講話何消如此輕的聽不出落句來再仔細聽了一回又聽得閣底下房裡打

却不道急的

餅响一發驚異道上邊有人講話下邊又有人睡下可不是三个人了睡的若是蜚英了頭女兒與那个說話這事必然蹊蹺急走去對老兒說了這些緣故羅仁卿大驚道吉期近了不要做將出來（穿出些要做）對媽媽道不必遲疑竟闖上閣去一看好歹見那閣上沒處去的媽媽去叫起兩个養娘拿了兩燈火同媽媽前走仁卿執着捍棒押後一徑到女兒房前來見房內閂得緊緊的媽媽出聲叫蜚英連連頭蜚英還睡着不應閣上先聽見了惜惜道娘來叫必有甚家事幼謙慌張起來惜惜道你不要慌稍稍住着待我迎將

利害

此時其計若急

下去夜晚間他不走起來的忙起來穿了衣服一面走下樓來、張幼謙有些心虛怕不應對他把衣服穿起、却是沒个走路只得將就閃在暗處靜聽惜惜只聽得母親一个來問甚麼話的、道是迎住就罷了豈知一開了門兩個燈火照得通紅連父親也在喚了一驚正說不及道聞來只見母親抓了蔡家手裡的火、父親帶羅惜惜樓室閣上直走惜惜見不是頭情知事發便走向閣外來窗井裡要跳一个蔡娘見他走急、帶了火來照、一个蔡娘是空手的見他做勢連忙抱住道、為何如此、便喊道姐姐在此投井甚哭驚喧走

起來看、只見姐姐正在那里苦勸、兩个養娘盡力拖
住、翡英走去伏在井欄上了、口裡哼道、姐姐使不得、
不說下邊烏亂、且說羅仁卿夫妻、走到閣上暗處候
出一个人來、仁卿舉起捍棒、正待要打、媽媽將燈上
前一照、仁卿却認得是張忠父的兒子幼謙、且歇了
手、罵道、小畜生、賊禽獸、你是我通家子姪、怎幹出這
等沒道理的勾當來、玷辱我家、幼謙只得跪下道、望
伯伯恕小姪之罪、聽小姪告訴、小姪自小與令愛、只
為同日同窗、心中相契、前年曾着人相求為婚、伯伯
口許道、等登第方可、小姪為此發憤讀書、指望完成

反覆其大信亦無辨之極是

不錯尚亦正

好事、豈知宅上忽然另許了人家、故此令愛不忿相約私合原約同死同生今日事已敗露令愛必死小侄不願獨生邀伯伯打死罷仁卿道前日此話固有你幾時又曾登第了來却怪我家另許人你如此無行的禽獸料也無功名之分你罪非輕自有官法我也不私下打你一把扭住媽媽聽見閣前嚷得慌也恐怕女兒短見忙忙催下了閣仁卿推幼謙到外邊叢地把條索子綑住關好在書房裡叫家人看守着他只等天明送官自家役身進來看女兒時只見擷得頭髮亂媽媽與養娘們還攬做了一團在那里

拶氣推射

此話要緊

發仁卿怒道這樣不成器的等他死了罷攔他何用舉起捍棒要打却得媽媽與養娘們攙的攙䭾的䭾攔上閣去了剩得仁卿一个在底下擡頭一看只見蜚英還在井欄邊仁卿一肚子臢怒正無發洩處一手揪住頭髮拖將過來便打道多是你做了摔頭牽出事来的還不穿説是怎麽樣起頭的蜚英起初還推一向在閣下瞞不如就禮被打不過只得把來蹤去跡細細招了又説道如如與張官人時常哭泣只求同死的仁卿見説了這話明退了蜚英心裡也有些懊悔道前日便許了他不見得如此而今卻有辛

家在那裡、其事難處、不得不經官了、鬧嚷了大半夜、早已天明、元來但是人家有事、覺得天也容易亮些、媽媽自和養娘、寫伴住了、女兒不容他尋死路、仁卿那押了幼謙、一路到縣裡來、縣宰升堂、收了狀詞、看是奸情事、乃當下捉獲的、卻是有據、又見狀中告他是秀才、就叫張幼謙上來、問道、你讀書知禮、如何做此敗壞風化之事、幼謙道、不敢瞞大人、這事有个委曲、非孟浪男女宣淫也、縣宰道、有何委曲、幼謙道、小生與羅氏女、同年月日所生、自幼羅家即送在家下讀書、又係同窓、情孚意洽、私立盟誓、誓成偕老、後來

詞甚[illegible]直

曾央媒求聘羅家回道必待登第方許成婚小生隨父遊學兩年歸家誰知羅家不記前言竟自另許了辛家羅氏女自道難負前誓只待臨嫁之日掙着一死以謝小生所以約小生去就而來謀蹤跡不密却被擒獲羅女强嫁必死小生義不偷生事既敗露不敢逃罪縣宰見他人材俊雅言詞慷慨有心要周全他問羅仁卿道他説的是實否仁卿道話多實的這事却是不該做縣宰要試他才思取過紙筆來與他道你情既如此口説無憑可將前後事寫一供狀來我看幼謙當堂提筆一揮而就供云

竊怪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義之不歉，何恤人言。羅女生同月日，曾與共塾，而作書生，幼謙契合，金蘭匪僅。踰墻而摟處子，長卿之悅，不為挑琴，宋玉之招，寧關好色。原許乘龍，須及第來，曾經打賭，耗却教坊，原別吹簫。恐使頓成怨曠，臨察而期，承諾何與十年不字之貞，赴約而顧，指生無忝于里，相思之詞，既落離之已觸，總摇摇而自甘，伏望憫此緣慳巧，賜續貂奇遇，憐其情至，曲施解網深仁，寒谷逢作轉之春，死灰有復燃之兆，施同種玉，報擬啣環上供

好不賢宰

眞好縣宰

縣宰看了供詞大加嘆賞對羅仁卿道如此才人足爲快壻爾女巳是覆水難收何不就轉成就了他羅仁卿道巳受過辛氏之聘小人如今也不得自由（亦是眞話）縣宰道辛氏知此風聲也未必情願了縣宰正待勸化羅仁卿不想辛家却道也來補狀要追究奸情那辛家是大富之家與縣宰不日原有往來的這事是他理直不好曲拗得又恐怕張幼謙出去被他兩家氣頭上蠻打壞了只得准了辛家狀詞把張幼謙權且收監還要提到羅氏研審虛實却說張媽媽在家早晨不見兒子來喫早飯到書房裏尋他却又不見正

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楊老媽走來慌張道孺人知道麽小官人被羅家捉姦送在牢中去了張媽媽大驚道怪道他連日有些失張失智果然做出來楊老媽道羅張兩家都是富家只怕官府處難爲了小官人怎生救他便好張媽媽道除非着人去對他父親說知討个商量我是婦人家幹不得甚麽事只好管他牢中送飯罷了張媽媽叫着一个走使的家人寫了備細書一封打發他到浙中去與張忠父知道商量尋个方便家人星夜去了這邊張幼謙在牢中自想縣宰十分好意或當保全但不知那晩惜惜死活何

過差役 穿了

天下此 事無過 許此二

般只怕今生不能再會了正在思念流淚那牢中人來索常例錢油火錢虧得縣牢曾分付過不許難爲他也不致動手動脚却也言三語四絮聒得不好聽幼謙是个書生又兼心緒不快時節怎耐煩得這些模様分解不開之際忽聽得牢門外一片鑼聲篩着一夥人從門上直打進來滿牢小多喫一驚幼謙看那爲頭的肩上揭着一面紅旗旗上掛下銅鈴上寫帥府提報亂嚷道那一位是張幼謙秀才衆人指着幼謙道這个便是你們是做甚麽的那縣人不來分說一擁將來團團把幼謙團住了道我們是湖北帥府

到此猶在迷几要二字也說得過了

好排法

特來報秀才高捷的快寫賞票就有个摸出紙筆來筆住他手要寫五百貫三百貫的亂嚷切莫道且不要忙拿出單來看是何名次寫賞未遲報的人道高哩高哩取出一張紅單來乃是第三名切莫道我是犯罪被禁之人你如何不到我家報去卻在此獄中囉唣知縣相公知道須是不便報的人道咱們到府上來見說秀才在此方纔也曾着人稟過知縣相公的這是好事知縣相公料不嗔怪切莫道我身命未知如何還要知縣相公做主我枉自寫賞何幹報的人只是亂嚷牢中人從傍撺哄把一个牢裡鬧做

了一片只聽得喝道之聲、牢中人亂擄了去喊道知縣相公來了、須臾縣宰笑嘻嘻的踱進牢來見衆人尚擁住幼謙不放縣宰問道爲甚麽如此報的人道、正要相公來張秀才自道在牢中不肯爲賞要請相公做主、縣宰笑道不必喧嚷張秀才高中本縣原有公費賞錢五十貫文、在我庫上來領取過筆來寫與他了、衆人嫌少、又添了十貫、然後散去、縣宰請過張幼謙來換了衣巾施禮過、拱他到公廳上稱賀道恭喜高擢、幼謙道、小生蒙覆庇之恩、雖得僥倖、所犯愆尤、還仗大人保全、縣宰道、此纖芥之事、不必介懷、下

[illegible]

官自當夜轉此時正出牌去拘羅惜惜[illegible]理未到縣宰當廳就發个票下來票上寫道張子新撻鼓樂送歸羅女免提候申州定奪。寫畢就與吏典取花紅鼓樂馬疋伺候縣宰敬幼謙酒三杯上了花紅送上了馬鼓樂前導送出縣門來正是

昨日牢中囚犯　今朝馬上郎君
風月場添彩色　氤氳使也歡欣

却說幼謙迎到半路上只見前面兩个公人押着一乘女轎正望着縣裡而來轎中隱隱有哭聲這邊領票的公人認得知是羅惜惜在內高聲道不要來了

惜惜此時之樂不減于張一

張秀才高中免提了就取出票來與那邊的公人看惜惜在轎中。分明聽得。頂開轎簾窺看只見張生氣昂昂笑欣欣騎在馬上。到面前來心中暗暗自樂幼謙望去見惜惜在轎中曉得那晚不曾死。心中放下了。一个大疙瘩當下兩目相視悲喜交集擡惜惜的轎。了轎正在幼謙的近邊。先先後後一路同走恰像新郎迎着新人轎的一般。單少的是轎上結綵直到分路處兩人各各眼色而別幼謙回來見了母親拜過了賞賜了迎送之人俱各散訖張媽媽道你做了不老成的事幾把我老人家急死若非有此番天

救星這事怎生了結今日報事的打進來還只道是
官府門中人來嚇慌得娘波躲處些直到後邊說得
明白方得放心我說你在縣牢裡他們一逕來了却
是縣間如何就肯放了你幼謙道孩兒不才爲兒女
私情做下了事連累母親受驚虧得縣裡大人好意
原有周全婚姻之意只礙着辛家不肯而今僥倖有
了這一步縣裡大人十分歡喜道孩兒回來速羅氏
女也免選了孩兒痴心想着不但可以免罪或者還
有些指望也不見得媽媽道雖然如縣相公如此却
怎開得辛家侍富不肯住手要到上司陳告恐怕對

要去此非所以迴天了

他不過我起初曾着人到你父親處商量去了不幾有甚關節來否幼謙道這事且只看縣裡申文到州州裡肯意如何再作道理娘且寬心須臾之間鄰舍人家多來叫喜揚老媽也來了母親歡喜不在話下

却說本州太守升堂接得湖非帥使的書到拆開來看却爲着張幼謙羅氏事託他周全此書是張忠父得了家信央求去人寫來的總是就託忠父代筆自然寫得十分懇切那時帥府有權太守不敢不盡心只不知這件事的頭腦備細正要等縣申來時問他恰好是日本縣申文也到太守看過方知就裡又

雖然分　生產些　正理

曉得張幼謙新中，一發要周全他了。只見辛家來告狀道：張幼謙犯奸禁獄，本縣為情擅放，不行究罪，實為枉法。太守叫辛某上來，曉諭他道：據你所告，那羅氏已是失行之婦，你爭他何用？就斷與你家了，你要了這媳婦也壞了聲名。何不追還了你原聘的財禮，另娶了一房好的，毫無瑕玷，可不是好？你須不比羅家，原是乾淨的門戶，何苦爭此閒氣？辛某聽太守說得有理，一時沒得回答，叩頭道：但憑相公做主。太守即時叫吏典取紙筆與他，要他寫了情願休羅家親事一紙狀詞，行移本縣在羅仁卿名下，追辛家這項

賍財還他辛家見太守處分不敢生詞說叩頭而出

太守當下寫一書釘封在文移中與縣宰道

張羅佳偶也茂宰可為了此一段姻緣此奉與府

處分毋忽

縣宰接了州間文移又看了這書具兩各名帖先差一个吏典去請羅仁卿公廳相見又差一个吏典去請張幼謙分頭去了羅仁卿是个白身富翁見縣官具帖相請敢不急赴即忙換了小帽穿了大擺褶子來到公廳縣宰只要完成好事優禮相待對他道張幼謙是个快婿本縣前日曾勸足下納了他今已得

眞好縣宰然而正時不必出於也

成名若依我處分誠是美事羅仁卿道相公分付小人怎敢有違只是已許下辛家辛家斷然要要小人將何辭回得他有此兩難乞相公台鑒縣宰道只要足下相允辛家已不必慮笑嘻嘻的叫吏典在州裡文移中取出辛家那紙休親的狀來把與羅仁卿看縣宰道辛家已如此而今可以賀足下得佳婿矣仁卿沉吟道辛家如何就肯寫這一紙縣宰笑道足下不知此皆州守大人主意教他寫了以便令婿完姻的就在袖裡摸出次守書來與仁卿看了仁卿見州縣如此為他怎敢推辭只得謝道兒女小事勞煩各

原作佳

位相公肯心敢不從命只見張幼謙也請到了縣齋接見笑道適纔令岳親口許下親事了就把喜書并辛氏供狀與幼謙看過說知備細幼謙喜出望外稱謝不已縣宰就叫幼謙當堂拜認了丈人羅仁卿心下也自喜歡縣宰邀進後堂治酒待他翁婿兩人羅仁卿謙遜不敢與席縣宰道有令婿在此坐何妨當下盡歡而散幼謙回去與父親說得湖北帥府關節託太守太守又把縣宰如此如此備細說了一遍張媽媽不勝之喜那羅仁卿喫了縣相公的酒身子也輕了好些曉得是張幼謙面上帶挈的一發敬重

女壻、羅媽媽一向護短女兒、又見仁卿說州縣如此
做主、又是个新得中的女壻、得意自不必說、次日是
黃道吉日、就着楊老媽爲媒、說不捨得放女兒出門、
把張幼謙贅了過來、洞房花燭之夜、兩新人原是舊
相知、又多是喫驚喫嚇哭哭啼啼死邊過的、竟得團
圓、其樂不可名狀、成親後夫婦同到張家拜見媽媽、
媽媽看見佳兒佳婦、十分美滿、又分付道、州縣相公
之恩不可有忘、旣已成親須去拜謝、幼謙道、孩兒正
欲如此、遂留下惜惜在家相伴婆婆閒話、張媽媽從
幼認得媳婦的、愈加親熱、幼謙却去拜謝了州縣歸

來州縣各遣人送禮致賀打發了畢仍舊一同到丈人家裡來了明年幼謙上春官一舉登第仕至別駕夫妻偕老而終詩曰

漫說囹圄是禍殃　誰知在内報新郎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拍案驚奇卷二十九終